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之二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范墉

硃批諭㫖卷一百二十五之二

硃批鄂爾泰奏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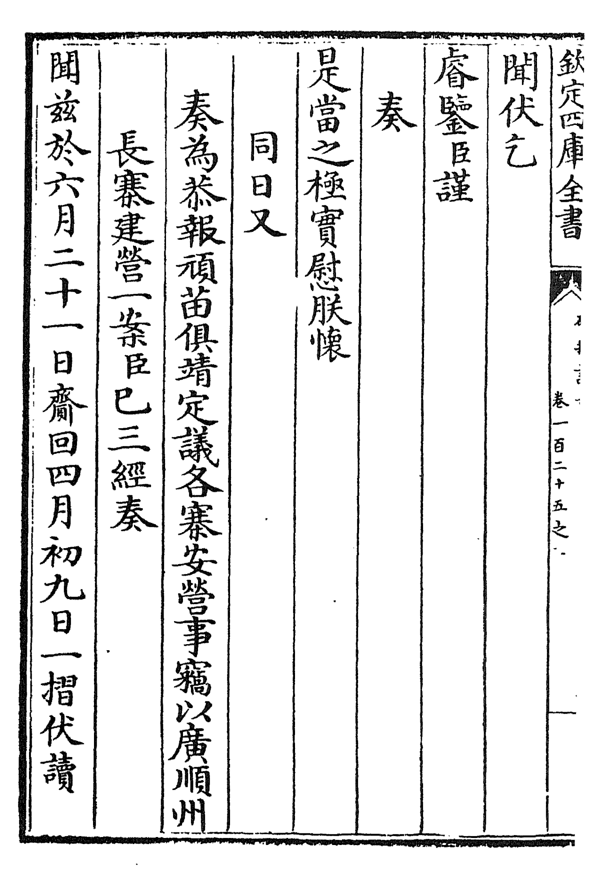
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雲南廵撫管雲貴總督事臣鄂爾泰謹

奏為剪除積惡土官事竊以滇黔大患莫甚於苖猓苖猓大患實由於土司臣自到任至今凡遇夷情無不細心訪察所有鎮沅土知府刀瀚霑益土知

州安于蕃勢重地廣尤滇省土司中之難治者也查刀瀚人本兇詐性嗜貪淫自威遠鹽井歸公長懷不法强占田地阻撓柴薪威嚇竈戶擅打井兵流毒地方恐貽後患前陞任臨元鎮總兵臣楊天縱在省臣業與面商續於六月初二日因密交臣標前營遊擊楊國華等前往如法擒拏據禀已於十九日就擒并撤取印信號紙押赴臨安轉解至於安于蕃勢恃豪强心貪擄掠視命盜為兒戲倚

賄庇作生涯私占橫征任其苛索縱親勾黨佐其恣行卷案雖多法不能究比刀瀚更甚臣屢據呈訴訪察確實於六月二十九日密檄臣標左營遊擊署尋霑營叅將祝希堯設法拏解據禀亦於七月初四日就擒押赴曲靖轉解以上二土司除俟押解到省審訊確供具疏

題叅外務須按律比擬盡法懲治將所有地方悉改土歸流庶渠魁既除而羣小各知儆惕矣謹據奏



聞伏乞

睿鑒臣謹

奏

是當之極實慰朕懷

同日又

奏為恭報頑苗俱靖定議各寨安營事竊以廣順州

長寨建營一案臣已三經奏

聞茲於六月二十一日齎回四月初九日一摺伏讀

硃批仰見

聖主兩端是執精一用中合內合外一歸時措臣自維

凡材斷不能窺測萬一然每奉

硃批惴惴凜凜一言一字熟思深體若遇事度情時有

省悟覺一切立功立名要好嫉惡之念漸次消減

惟期長存虛心務求實際不敢畧執意見稍蓄瞻

何人朕不顧成全造就奈自不肯者居多如卿之立心

狥以自暴棄有誤封疆是

者朕實希見也朕嘉卿之心肇實難諭勉之勉之

聖主之所以造就臣愚者雖力有未能實不敢不勉耳

竊以長寨一舉專為安營自應仍依原議及石禮哈於六月十一日到宗角行營於二十二日踏看各寨相度形勢與臣所見相同今與石禮哈及提臣馬會伯公同叅酌審其要害權其重輕就原議中斟酌損益期於至當不敢苟且遷就塞責一時已定議大營仍建於長寨即以長寨命名所以威苗誌不忘也原議長寨設兵一百五十名羊城堡設兵五十名合共二百名查此二處係各寨腹心

之地最為扼要應於長寨設兵三百名羊城坐設兵七十名方足以資彈壓原議暮謝設兵三名同筍設兵五十名而未及者貢查暮謝逼近同筍可以不設而者貢一寨居同筍以裏川販諸姦俱資藏伏應於同筍設兵五十名而者貢亦設兵四十名以為長寨左翼原議翁忙井口二寨各設兵三名焦山設兵三十名而未及火連忙查火連忙尤為衝要而翁忙井口居火連忙焦山之中則此二

處可以不設惟焦山一帶皆屬深林密箐界通各路為仲苗往來要徑應於火連忙設兵二十名焦山設兵八十名以為長寨右翼原議馬洛孔設兵五名宗角設兵五十名沙子關深井關地頼皮河四處各設兵四名查宗角實門戶之地馬洛孔適當宗角之外而沙子關深井關地頼皮河則在宗角之内是沙子關深井關地頼皮河俱可不設兵應於馬洛孔設兵十名宗角設兵一百名以為長

寨內應原議董乃谷隆擺架共設兵十一名查谷隆關最險居各寨之後為羊角坓之後門而董乃近於者貢擺架近於谷隆二處無庸另設應於羊角坓設一百名谷隆關設五十名據其險要扼以重兵則前後門路通達無阻首尾相應苗夷雖欲為姦不可得已又廣順州原有駐防兵九十四名今既有長寨大營又有宗角子營則不須多設應於本州駐防酌設五十名以上共兵八百七十名

查原議止以大定所裁兵五百名分守各寨今擬添兵三百七十名應於撫標抽撥一百二十名提標抽撥二百五十名以足其數可不須另增又查

酌撥甚當但有不得已便添設數百兵能費幾何錢糧

原議官止守備一員餘係千把總等職今恐守備

總以地方平靜安妥為要可題請奏聞如實足用則已

不足資彈壓議以守備駐劄宗角而長寨大營則添設遊擊一員其添設遊擊即以大定鎮裁缺頂補仍於通省遊擊內選調如此庶營伍齊整巡守兼備矣臣竊念各寨頑苗燒殺劫擄荼毒夷民已

向聞
常高
平任
請留
亂許
浚之
與朕

非一日是以前督臣高其倬建議設營據其腹心
此人聲名好幾欲用為總兵李衛到言其庸碌平
分守要害計至深遠也茲副將劉業浚自提臣檄
其倬來亦言其不過安靜守分中平人又聞在黎
委總統以來臨事畏葸毫無定見且多忌妬及見
時古州八萬之苗人頗相安知府馬驂盛言其好
頑苗猖狂遂欲更原議退守宗角苟且了事設此
黎平因有前諭今此番之事不但自身畏縮且惑
時少不慎重輕信其說是阿近之舉已玩忽於前
多人知丁士傑何世堪密奏阻撓大都皆據劉業
長寨之舉又因循於後徒以損軍威而長賊志仍
言朕少疑貳此事不能就緒也此奏朕甚嘉之實
將貽後患臣知其必能勝任故屬之石禮哈
意同即馬驂朕看來中材人因高其倬毛文銓
而提臣亦深知不可以劉朝貴代之幸荷

之薦而用之者此二人在黎平留心物色可也
聖明暫留石禮哈同馬會伯料理調度一切各有條緒
駕馭羣苗恩威並濟經營各汛規畫有方其裨益
邊疆良非淺鮮皆我
聖主之賜也更荷
恩諭事定之時許臣具
題以軍功賞敘臣伏念諸將職任邊方理應戢靖惡
類乃蠢茲仲苗敢於頑抗則平日之懈弛可知及
至官兵齊臨猶結夥拒敵又復遷延時日死傷弁

丁律以軍法何當議叙但積習因仍一時難返叨

沐

殊綸期以鼓勵將來就現在將備而論勇怯各殊智愚不一軍前情事臣已悉知而建營諸務大綱雖皆

粗定節目未盡周詳在一時須盡服其心計百年

通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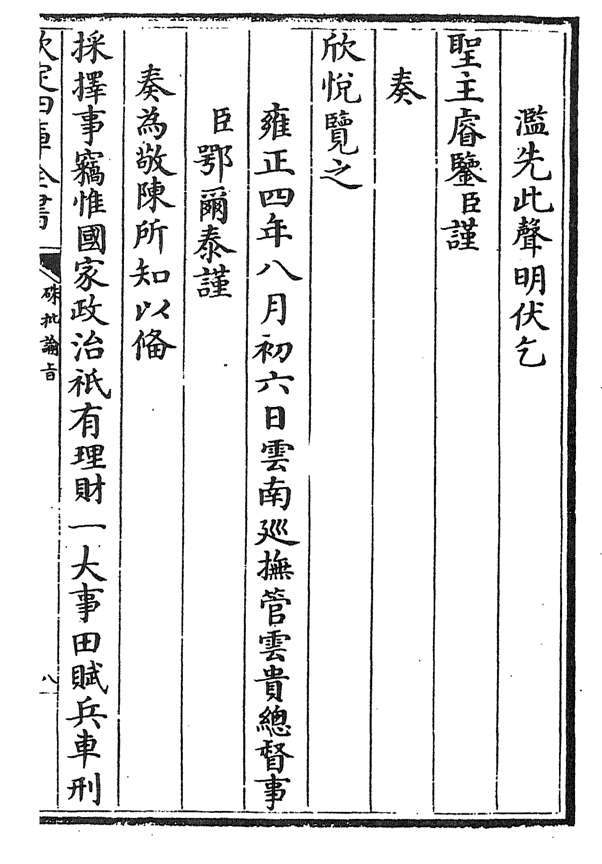
須常懾其膽然後可綏靖一方永遠寧帖今所獲

是極

首惡及川販人等現在追究羽黨其未獲而有住址者現在設法擒拏其先已逃竄四川者現在移

谷嚴緝其所獲男婦子女俱已釋放領回其奔散流亡者俱已還鄉復業其所獲牛馬器械什物俱已賞給兵丁其所獲首級俱已懸竿示衆其被傷兵丁俱已分别奬賞其死傷兵丁俱已倍加優恤并所獲各寨疆界田畝户口租税現在飭令文武各員逐一清查具册申報又復札致撫臣何世璂就近飭查確覆到日臣一一再加詳覈據實奏聞

信得及信得及功不敢隱過不敢諱不敢粉飾虛文并不敢姑容冒



濫先此聲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欣悅覽之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雲南廵撫管雲貴總督事

臣鄂爾泰謹

奏為敬陳所知以備

採擇事竊惟國家政治祇有理財一大事田賦兵車刑

名教化均待理於此財不得理則諸事不振故孔子不諱言財曰有大道本諸絜矩而財非人不理人非用不得理故為政在人人存政舉歸諸修身是用人一事自大吏以至於一命皆有其責而一身之分量等級庶政之興廢優劣胥視乎此未可不勤勤加意者也獨是政有緩急難易人有强柔短長用違其材雖能者亦難以自效雖賢者亦或致誤公用當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為即小人亦

每能濟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時必官無棄人斯政
無廢事伏念臣受
恩深重報稱實難自昨歲赴都留侍五日親聆
天語以用人為要以得人為難推誠布公虛衷實踐行
如日月天下皆見臣自
陛辭就道以至今日拳拳耿耿不敢暫忘務期努力奮
勉得少有遵循以仰副
聖慈無如識見短淺學力未充昧知人之明切返身之

處所有是非可否俱未敢自信惟有實據所知不

敢畧有隱諱陳請

聖鑒以申愚悃已耳除已經奏

聞及未經親見人員不敢冒昧開注外謹將滇黔大小

文武另各開一摺各詳注名下恭呈

御覽伏乞

聖主訓示施行臣謹

奏

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事耳覽汝所論之文武大吏以至於微弁就朕所知者甚合朕意但朕不過就目前之所見斷不能保其後也覽卿之奏非大公不能如是非注意留神為國家得人不能如是非虛明覺照不能如是朕實嘉之但所見如是仍必明試以功臨事經驗方可信任即經歷幾事亦只可信其已往猶當留意觀其將來萬不可信其必不改移也上智之資從古難得朕前批諭田文鏡言用人之難有兩句可信

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而何不明此理不可以言用人也朕實以此法用人卿等當法之則永不被人愚矣卿等封疆之任古諸侯也闔省窺伺投其所好百計千方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粉飾欺隱何所不至惟才之一字不能假借也凡有才具之員當惜之教之朕意雖魑魅魍魎亦不能逃我範圍何懼之有及至教而不聽有真憑實據時處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礙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為要庸碌安分潔已沽名之人

駕馭雖然省力唯恐誤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費心力方可操縱若無能大員轉不如用忠厚老成人然亦不過得中醫之法耳究非盡人力聽天之道也燈下隨手寫來卿可以意會之

同日又

奏為嚴緝黔省漢奸川販據實奏

聞事竊以黔省大害陽惡莫甚於苗猓陰惡莫甚於漢奸川販葢夷人愚蠢雖性好刦掠而於內地之事

不能熟悉權謀巧詐非其所有惟一等漢姦潛住野寨互相依附嚮道引誘指使橫行始則以百姓為利刦殺細擄以便其利繼復以苗猓為利佯首陰庇以估其財是虐百姓者苗猓而助苗猓者漢姦虐苗猓者亦漢姦也至於川販即漢姦之屬串通苗猓專以細畧男女為事緣本地既不便販賣且不能得價故販之他省而川中人貴故賣至川者居多其往來歇宿半潛匿苗寨沿途皆有窩家

既可免官府之擒拏又可通漢夷之消息居則有
歇家為之防衛行則有黨羽為之聲援無從盤詰
莫可稽查及其路逕既熟呼吸皆通不獨掠漢人
之丁口亦復拐苗人之男婦而苗人既墮其術中
遂終為所用臣入境以來深知二者之患留心訪
察時欲窮其根株猝難尋其巢穴及長寨之役知
若輩多藏匿其中隨乘此大舉密令諸將中有才
畧者細心訪緝借討頑苗之名為搜川販之計合

前後所獲男婦大小數百口令文武各員將要犯阿撈阿搗楊世臣王有餘等共十二名詳加審訊鞫其渠魁究其脅從探其窩巢詰其蹤跡無論已獲未獲俱逐一得實除將現在要犯嚴行監禁情罪可原者盡行釋放其已逃諸要犯隸黔屬者通行捕拏外伏祈

聖恩諭令川省撫提諸臣按姓名居址同心密緝務期擒獲盡絶根株毋使漏網庶兩省漢夷皆安而封

殺細擒之風永靖矣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卿此心此行不但當代督撫聞之可愧實可為萬代封

疆大臣之法程朕實嘉賴焉勉之

上蒼照察再無不倍增福壽子孫榮昌之理再兩江非卿

不能整理如朕之意雲貴一切事宜俟料理有頭緒時

還向卿要一可代之人來兩江與朕出此一大力可留

心但諸務不可因此吉促迫為之常德壽可勝撫任否
楊名時朕原欲調進大用今覽卿所奏外任亦甚屬緊
要卿意如何

同日又

奏為分别流土考成以專職守以靖邊方事竊照流
土之分原以地屬邊徼入版圖未久蠻煙瘴霧窮
嶺絶壑之區人跡罕到官斯地者其於猓俗苗情
實難調習故令土官為之鈐制以流官為之彈壓

開端創始勢不得不然今自有明以來已數百年
中外一體流土同官既有職銜寧無考察乃仍以
夷待夷遂致以盜治盜徒令挾土司之勢以殘虐
羣苗隨復逞羣苗之兇以荼毒百姓横徵苛斂貢
之
朝廷者百不一二而燒殺刦擄擾我生民者十常八
九必須控制有方約束有法使其燒殺刦擄之技
無能施為而後軍民相得以安兹准部咨伏讀

聖諭以流官有設立吏目者職分卑微無印信可行無書役可遣土司意中倘有輕忽之念則未必肯遵其約束今可否酌土司之大小將微員如何改設重其職守使流土相適地方各安該督撫會同密議具奏欽此大哉

王言所以為邊方計者誠無微不燭無遠弗照矣除俟會同督撫諸臣將兩省各府州通盤合計妥議覆奏外臣竊念流官固宜重其職守土司尤宜嚴其考

成土司之考成不嚴則命盜之案卷日積大凡殺人刦財皆係苗猓雖一經報聞隨即緝捕而潛匿寨中巳莫可窺探故無論吏目等微員任呼不應即使府州關移臬司牌票亦置若罔聞十無一解非知情故縱即受賄隱藏其在流官束手無策大吏深難其事不敢咨

題多從外結其實得外結者亦復無幾故刦殺愈多盜賊益盛擄人男女掠人財物苗子無追賍抵命

之憂土司無降級革職之罪有利無害何靳不為
此土司之考成不可不嚴所當與文武流官畫一
定例者也據臣愚見事各有專責應分為三途盜
由苗寨專責土司盜起内地責在文員盜自外來
責在武職責在土司者未減流官責在文員者未
減武職責在武職者亦未減文員叅罰雖俱不免
輕重各有攸分盜由苗寨者是平時不行鈐束而
臨事又不行防閑此土司之罪也盜起内地者是

鄉保不能稽查而捕快又不能緝獲此文員之罪也盜自外來者是塘汛不能盤詰而兵丁又不能救援此武職之罪也以此三者分別議罪土司無辭流官亦服然所以清盜之源者莫善於保甲之法臣屢與督臣楊名時撫臣何世璂熟商酌議擬立規條行之兩省及閱邸鈔知荷蒙

聖恩著九卿詳議具奏臣等伏候奉

旨部行到日當即頒行一體遵奉外按保甲之法舊以

十戶為率雲貴土苗雜處戶多畸零保甲之不行多主此議不知除生苗外無論民夷凡自三戶起皆可編為一甲其不及三戶者令遷附近地方毋許獨住則逐村清理逐戶稽查責在鄉保甲長一遇有事罰先及之一家被盜一村干連鄉保甲長不能覺察左隣右舍不能救護各皆酌擬無所逃罪此法一行則盜賊來時合村百姓鳴鑼吶喊互相守望互相救護即有兇狠之盜不可敵當而看

其來踪尾其去路盡力跟尋訪緝應亦無所逃至於保甲之外最重者莫如嚴責捕快與汛兵葢内地之盜捕快多有知情外來之盜塘兵且為通氣平時緝盜之捕快皆宜分定鄉村某方失盜罪在某捕快而捕快之中亦有姦良不一能否不齊又須每十人立一快頭如緝盜不獲者捕快與快頭一同治罪大抵盜情未有能欺捕快者其塘兵之設原以晝則盤詰夜則廵防伊等平日毫無所事

每晝則看牌賭錢夜則飲酒酣睡甚或乘空偷竊出入不意種種非為又或夥衆結强唆使刦掠陽防陰助其惡不可勝言必須嚴加號令定為成法使不得不留心盡力盤詰稽查則盜賊既弭而兵丁亦皆可用矣謹具陳明伏乞

聖鑒臣謹

奏

兵部刑部都察院各議具奏

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雲南廵撫管雲貴總督事

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四年八月初十日臣齎摺家奴賫

恩賞給驛馬銀兩並捧

御賜臣珍器六件果乾一匣到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

香案望

闕叩頭領受訖及本月二十八日臣齎摺家奴復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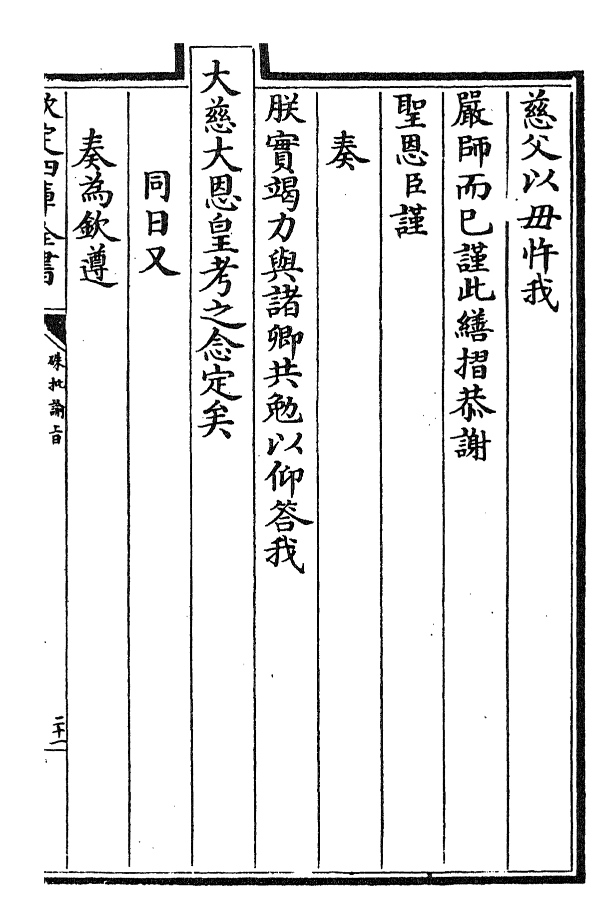
恩賞給驛馬並捧
御賜臣紗一箱磁器二箱到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
案望
闕叩頭領受訖敬啟摺扣恭悉
聖躬甚安自入夏來更好臣無任懽忭遍告屬僚益
一心獨運萬幾過勞慮有不格之豚魚隱施曲成之造
化固人所共見而臣獨深知者乃復軫念臣愚詢
及奴僕勉以節養儆以背負閒臣勤瘁則屢蒙憐朕實實如此

上天鑒之
知臣健旺則致忻悅並著將臣八字便呈
御覽捧誦累日浹骨鏤心覺感激之私悃并忘而瞻依
朕因爾少病留心看看竟大壽八字朕之心病已全愈
之中誠倍切惟
矣
聖人能造命臣固自信臣命之非凡造也其各條
原本平等打破桶環方無礙
硃批洞徹精微一歸平等如桶脫底如環無端即此是
是
學臣更不須覓自了法不了之了一了百了胥在
乎此設於此有不尊是無人理設於此猶不親是
無天理狗子亦有佛性恐自不如狗子乎臣知愧

不盡之事到實盡頭自然會得
臣知勉矣伏念臣少習儒書頗窮性旨雖有為寄
象未識真知而無著生心時參常住知忠孝之通
天思勇決以立命顧以鈍根下質振拔殊難若不
時時勤惕驅之使前則此心一放精力日減神智
不生漸就墮落百不能為將使天下後世謂鄂爾
泰濫受
殊知不堪重寄自貽隕越有傷
聖明則雖骨化形銷痛心無巳天高地下生生世世其

何以自處言念及此臣實不敢暇逸臣並不知辛
苦心之所安樂境斯在莊敬日強前言足據即性
性雖云空明要在實落處得
分空明亦未嘗不須猛力耳至於怡親王忠敬性
成誠直
天鑒勤慎廉明猶其緒餘彷諸史冊賢王實無有倫比實在真賢王
內外臣工所共當忻幸所共當傚法況臣奉
旨結親更有何疑慮嗣後務當互相勉勵合德同心以
期仰副

天語夫疑似影像之懷人臣所深戒股肱心膂之義大
卿實奇男子也朕之慶幸實難筆諭
吏所當知督臣高其倬端正和平臣所願學但微
少明決猶恐為下所蔽臣前於鎮遠相見時力攻
朕今日實以卿為第一也朕先少恐爾為下所蔽今既
其短伊已然諾嗣後亦當時通音問彼此規諫期
能出之於口朕不慮矣何快如之
作完人以酬
聖主知遇之恩臣自敬奉
硃批若稍存慰朕之意亦屬欺隱之
實訓念念自反事事類推惟有實際凜體以毋負我



慈父以毋忤我
嚴師而已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臣謹
奏
朕實竭力與諸卿共勉以仰答我
大慈大恩皇考之念定矣
同日又
奏為欽遵

聖諭事竊以東川歸滇其烏蒙事宜前荷
聖諭與岳鍾琪會同辦理欽遵在案八月二十八日齎
摺家奴回敬啟東川一摺復荷
硃批是當之極卿與岳鍾琪商酌不煩朕諭也欽此臣
自初奉
聖諭念東川新附一切先須安頓各有定規方可相機
行事隨經密委各員前往踏勘其形勢田土營汛
礦廠俱經稟覆粗具節目臣前擬以援勦左協全

營官兵移駐東川已經陳明俟親加查勘即當
題請移營待移營事定應先將巧家等六營地方凡
屬頑梗滋擾者或須擒拏或令投獻悉為歸轄流
官其一切土目盡行更撤待六營既靖黨羽已除
然後計及烏蒙但烏蒙必須征勦斷難誘擒雲貴
官軍合攻其三面川省汛營截其去路探穴尋鼠
諒無所逃遁但事須慎密未便預為聲張故進取
之期難以預定臨時關會勢必不及臣於九月初

是極密之一徐徐斟酌為之此事急不得

九日謹遵

聖諭已詳細具札密致岳鍾琪預相商酌凡烏蒙必由

大路以及旁斜曲徑諸可通川者是何地方屬何

管轄應飭何員作何防備一一查算明確一面密

諭各員一面密札覆臣以便臨期就近調度在岳

鍾琪久任邊陲一應機宜較臣稔悉自能謀出萬

全仰慰

岳鍾琪已請身到成都就近料理涼山普雄等事朕已允其請此一大事全賴二卿協衷勉力為之也

聖慮也再查川屬之鎮雄土府接連烏蒙其兇暴橫肆

與烏蒙土府無異若不改土歸流三省交界均受其擾或先制烏蒙徐圖鎮雄或一舉兩就出其不意或令二土府互相吞併然後剪除統容臣親歷相度後稍有定算再行詳酌至於東川原駐官兵因循已久必不能制土夷或撤歸川營或應行裁減俟臣具

題聽候部議並俟岳鍾琪札覆其捘勦左協現在將弁雖俱能稱職但新歸之地諸事未定非有控制

經營之才不能幹濟亦須揀選調補斯可勝任據

臣試看督標前營遊擊楊國華幹練通達兼能詳

慎馬龍州知州黃士傑操守才具俱優實心任事

若蒙

聖恩將黃士傑陞補東川知府將楊國華調補東川遊

擊有該副將缺出即著陞補俾臣得收臂指之用

照請諭部矣已以叅將銜用之矣有當題缺出具題來如現任者不

及楊國華亦可調用則不必待出缺

該員各效驅策之能一年之內不但六營可定烏

蒙可圖而田地礦厰次第清理即

國賦可增民生攸頼矣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欣悅覽之
同日又
奏為欽遵
聖諭事竊長寨一案臣屢經奏
聞跪捧

硃批剀切詳盡一切情形悉蒙

睿鑒八月二十六日接准部文復荷

聖諭此案著將各犯交與鄂爾泰審訊窮究詳悉分別

定擬並安插撫恤使地方永遠寧謐不受惡苗之擾

一一經理具奏欽此伏念仲苗積惡原成於因循即

偶加創懲仍均圖苟且故前歲誘擒阿近猶未及

安營而今春長寨餘兇即抗不旋踵勢所必然斷

難再誤前據黔省文武各員種種詳禀初則招致

各寨頭人捏詞投誠臣不准許勒令進勦繼雖以

屢收苗寨擒獲夥從具報臣並不加獎申飭愈嚴

直至六月二十七日擒獲阿搗七月初十日擒獲

阿捞八月初五日擒獲李奇然後渠魁皆得羣苗

喪膽各寨畏威就目前論刲殺之風似可少戢但

苗性獷悍既經輸服勢難盡其根株若不及今規

畫善策懾其心志安其身家使知法不可犯恩有

可恃恐十餘年後又必將有事臣日夜躊躇期得若不安協未必待十餘年也

良法以圖久遠屢經催飭各吏促將長寨一切事
宜彚造清册以憑相其形勢酌其重輕庶可就中
參酌畫為規條至今尚未詳覆及八月十六日聞
李奇既獲大局全定即應具疏奏
聞了結此案臣因就前後所報諸事擬有會稿專致陛
任鎮臣石禮哈并致提臣馬會伯撫臣何世璂公
同參酌考訂確實以憑會
題而石禮哈馬會伯亦尚未覆到總以屬員故習相

仍狃難振拔以退縮朦混為幹練公事以調停掩
飾為熟諳吏情今一旦嚴檄徹底清查一時難以
支吾臣愚所慮若此風不除黔省終無起色固不（是極）
止長寨一案亦不止苗情一事也正擬請
旨容臣親行踏勘方可絲毫無欺並地方一切事宜面
與撫提諸臣懇切參議以便慎擇辦理茲捧誦
聖諭如見臣心自欽奉之後隨又嚴飭文武各員一應
事件查清彙齊以憑親勘俟其詳覆到日臣即一

面

題報一面起程大抵審鞫兇頑務得實情安設營汛必據險要既先之以重兵彈壓即繼之以清册稽查按其戶口照漢民以行保甲清其田畝借賦役以為覊縻不獨戶與戶環相連保并寨與寨互相甘結則容一兇苗而羣苗為之獲罪隱一兇寨而各寨為之靡寧勢不能不互相舉首交為盤查又復使之剃頭辮髮以新其面目懲惰勸勤以收其

心力善良者加以旌賞曲為庇護姦頑者立速擒治繼以屠誅則威既可畏恩始知感剪除之威正所以造福姑息之恩適所以加害也至於燒刧之

實令人觀之悅目暢懷存一毫私心人斷不能言及此朕實練神覽焉

案數年未結者現有數十件兇犯百無一獲原證拖累不堪所關民生甚大何世堪到任亦正在清理但非嚴著營官必不能濟事臣亦當酌量情理

何世堪恐有書生迂習未知可能料理黔省正在振作之任否據實奏聞朕意欲易之

分別會辦俟長寨事結各案稍有頭緒即取道東川親行踏勘總期凜體

聖諭使地方永遠寧謐庶臣心少盡而
只此一奏朕心已慰矣
聖主軫念邊方之意亦可少慰矣其候補僉事道李天
祥一摺因其合莊之說用為保甲之法更屬詳密
若可行有益酌量行之
合併陳明為此具摺並繳
硃批原摺併臣摺二扣臣謹
奏
同日又
奏為剪除夷官清查田土以增租賦以靖地方事竊

以苗猓逞兇皆由土司土司肆虐並無官法恃有
土官土目之名行其相殺相刦之計漢民被其摧
殘夷人受其荼毒此邊疆大害必當剪除者也臣
受
恩深重職任封疆日夜籌思若不盡改土歸流將富強
橫暴者漸次擒拏懦弱昏庸者漸次改置縱使田
即此二句
賦兵刑盡心料理大端終無頭緒稍有瞻顧必不
上天鑒之矣
敢行稍有懈怠必不能行不敢與不能之心必致

負

君父而累官民故以臣愚昧統計滇黔必以此為第一

要務然改歸之法計擒為上策兵勦為下策令自

投獻為上策勒令投獻為下策前鎮沅土府刀瀚

務有名問罪為要

霑益土州安于蕃經臣拏禁

題參後隨分委幹員將各田畝戶口銀穀數目逐細

清查緣土州安于蕃地土更廣私莊尤多清册尚

未造報現據遊擊楊國華威遠同知劉洪度造報

鎮沅土府清册前來查該土府每歲額徵米一百石今每歲應納米一千二百一十二石零每歲額徵銀三十六兩今每歲應納銀二千三百四十八兩零是其徵之私橐者不啻百倍數十倍而輸之倉庫者十不及一二百不及二三由此類推又何可勝計再查附近鎮沅之者樂甸地方與元江新平景東接壤四面皆隣漢土一線緊逼哀牢素為野賊出没門戶其江形山勢尤為險阻且當按版

各井馱鹽要道原係世襲土長官司管轄該長官司刀聯斗昏庸乖戾受漢奸把目主使為害地方民夷怨恨若不一併改流終難善後臣就告發各件即委楊國華同劉洪度止帶兵一百名徑至者樂甸質審案擬相機行事而刀聯斗自知罪無可逃隨即出迎投獻印信號紙但求免死情願歸流

據此情狀猶有可原除俟臣

題叅改土歸流外仰懇

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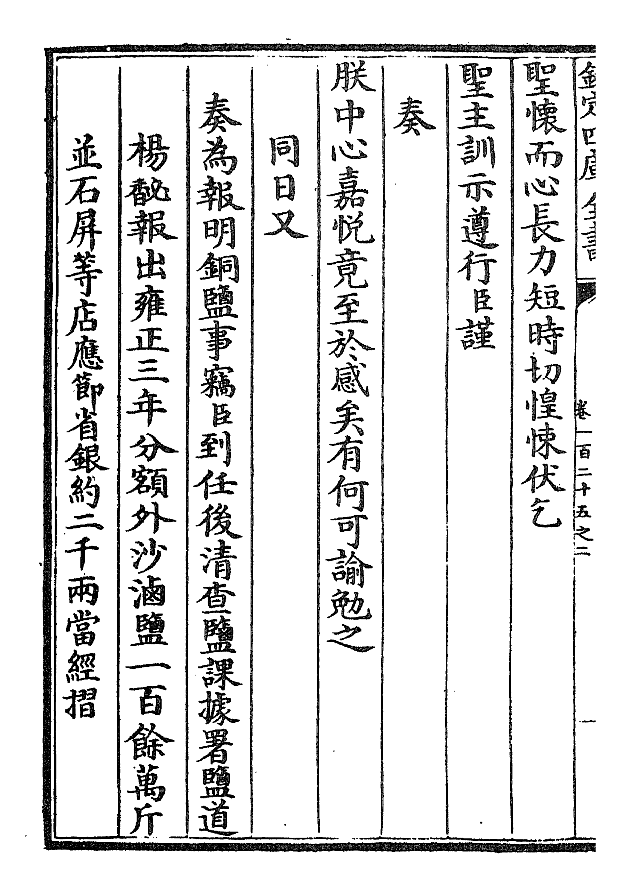
具題時當將此意入題即如此議好

聖恩但收其田賦稽其户口仍量予養贍授以職銜冠帶終身以示鼓勵則強不如安于蕃刀瀚勢不如刀聯斗者皆將遵法輸誠不煩威力而邊地糧餉

豈云小補

亦不無小補矣至於黔省土司與滇省異一切兇頑半出寨目因地制宜更須别有調度臣已面與新提臣楊天縱詳細密商并將各要件逐一開單交付查訪以便會辦務期兩省邊方永遠寧謐仰

副



聖懷而心長力短時切惶悚伏乞

聖主訓示遵行臣謹

奏

朕中心嘉悅竟至於感矣有何可諭勉之

同日又

奏為報明銅鹽事竊臣到任後清查鹽課據署鹽道

楊馝報出雍正三年分額外沙滷鹽一百餘萬斤

並石屏等店應節省銀約二千兩當經揩

奏入奏銷册造報在案今查自正月起截至八月終

止所收過沙滷鹽共二百三十三萬八千五百斤

應獲課銀四萬五千一百六十八兩零除扣還薪

本銀二萬一千六十八兩零外該正額贏餘銀六

千八百兩零該額外贏餘銀一萬七千二百九十

九兩零再九十冬臘四箇月仍該收鹽一百二十

餘萬該獲贏餘銀一萬二千餘兩臣料算白鹽沙

滷一項但用心調劑不時稽查每歲必可得餘鹽

三百五六十萬有增無減其各地各井一應收鹽發鹽脚費店費以及秤頭鹽工食費等件徹底清楚亦仍可節省亦仍可加添總須立定程規不寬不刻俾循分中材皆可以遵守庶行之永遠帑餉有濟也至於礦廠原係自然之利但屬可開之地俱有益無損查雲南各廠課歲額共不過十萬兩而每有虧缺猶須移抵在該管官吏亦非盡不肖非盡無才實因仍聊且之習有以中之臣今數月

（此四字包羅此事矣）

來已將滇黔二省已開未開已報未報各礦廠明
查密訪粗知情事猶未敢迫速激成弊端統俟勘
驗確實逐漸料理陸續
奏報外查路南州大龍井銅廠前於春季内辦獲銅
六萬餘斤已經臣摺報兹據糧道張允隨稟單自
四月起截至八月終止共抽收課銅買收餘銅又
辦獲銅五十八萬八百餘斤合春季六萬餘斤共
辦獲銅六十四萬八百餘斤應獲息銀約共二萬

二千餘兩再核至年終銅銀合算仍應獲息銀一

萬一千餘兩是就此一廠今歲已獲息三萬餘兩

各廠雖衰旺不同多寡難定然竭力清剔俱不無

小補合併報明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卿朕之竒臣也朕實實欣幸之至

同日又

奏為恭報秋收併米糧價值仰紓
聖懷事竊照滇省今歲自夏徂秋各屬雨澤調勻兩迤
田畝高低不一盡得栽插穀穗秀發今各府之早
稻已穫晚稻現刈將半雲南廣南等十七府通計
收成俱有九分十分惟楚雄姚安二府夏間得雨
稍遲止可八分收成至於今歲蕎麥遠近飽收高
可至四五尺粒粒圓足每一京石價不過五百錢
民間大得接濟目下省城米價每京石賣銀一兩

三錢臨安大理等府每石約一兩二錢其餘各府州縣有七八九錢至一兩外者較省城之價稍平益非兵民輻湊之故其寧州宜良南寧通海太和等縣雖間遇山水驟衝嵩明彌勒安寧平彝昆明等州縣雖間有冰雹蟲傷然少者僅數畝數十畝多者不過一二百畝隨經該州縣勘驗詳報酌動倉穀賑恤俱不致失所至黔省亦雨暘時若高下田地皆得及時播種據各屬詳報早稻現在收穫

晚穀亦俱結實通省收成約計八九十分省城米價每市斗折倉斗一斗五升每市斗價銀九分各屬之市斗大小不一其價亦高下不齊以倉斗計算每斗不過四分以至六七分若俟收穫完日其價便可平減似此年豐物阜比戶盈寧實由我

皇上宵旰乾惕至誠感召之所致臣不勝慶幸不勝感切謹繕摺奏

聞伏乞

聖鑒臣謹

奏

卿總督滇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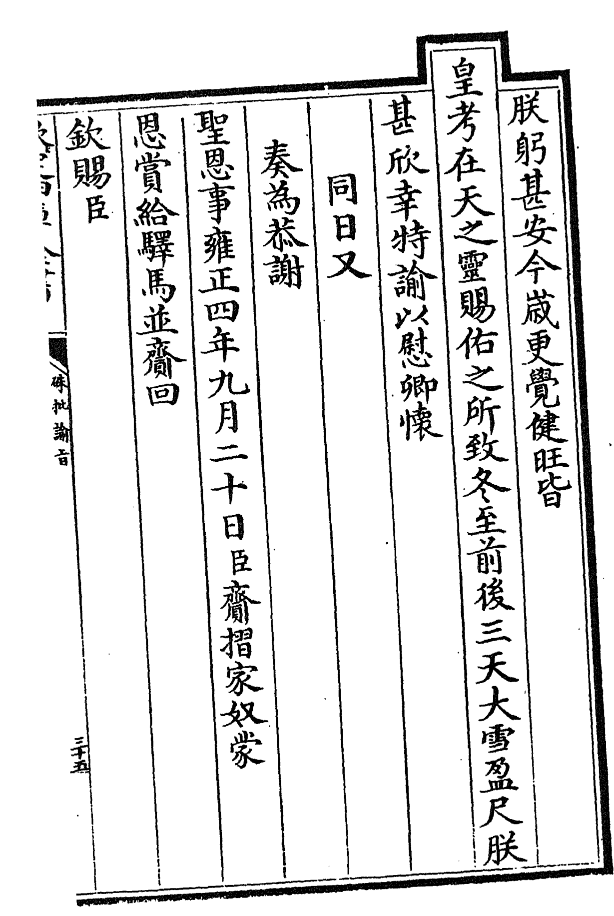
上蒼自然賜此昭應也深慰朕懷

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雲南廵撫管雲貴總督

事臣鄂爾泰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今歲更覺健旺皆

皇考在天之靈賜佑之所致冬至前後三天大雪盈尺朕

甚欣幸特諭以慰卿懷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四年九月二十日臣齋搢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並齋回

欽賜臣

御用既濟丹一餅并方湖筆五匣佛手柑一簍蜜荔枝二餅到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續於十月初二日雲南府知府袁安煜到任口傳

聖諭汝到雲南下㕥與總督鄂爾泰聞得伊些須小事每辦至二三更天若是勞壞了時不是欲報朕恩反為負朕矣嗣後但辦大事斷不可如此欽此臣既捧

諭

硃批復跪聆

慈訓感激踴躍非口所能述而荷蒙

聖鑒宛在心目形之欣悅重以慶幸敬繹一德一心之

義君臣期共勉之之

旨心動神依不敢復作三代以下想臣復何言實難以

自寛也伏念邊方大事惟賦與兵弼以刑名期於

無壊凡諸瑣屑皆所分寄若使各已就緒自應持

其大綱示以鎮靜以馭羣材今於尚無條理時倘
不亟加整飭破其因循雖託言知體實無以濟用

此論
至顧
卿既
上蒼自

況督撫所謂小事至府縣則為大事府縣所謂小
可以警省愚頑而令貪夫廉懦夫立實朕之本心
事至本家本人則為莫大之事稍有疎忽貽累匪
也一德同心見於今日朕之慶幸歡欣實難筆諭
淺臣每念及此實不敢少自懈怠以昧天良至於
以此心行之朕不繫念矣
墮官守辱名器又其餘事矣臣自八月以來精神
然黙賜助佑為善日强精力必倍增也
漸長肌肉漸生舊疾頓除日益强壯敬擇吉於十
月初四日服

御賜既濟丹迄今逾月大有功效但臣舊服藥方有人

此方實佳若與此藥相對朕又添一重寬念矣仍與秋石兼用作引不尤當乎

參鹿茸無金魚鰾今仍以參湯送之亦於方藥無礙臣仰窺

聖慮見臣羸瘦若恐不勝煩勞一旦殘廢不能終職者

臣身受

殊恩無有倫比不能留此身即是背負以臣自揣雖不

能無等等相亦必能得壽者相以了此心意也懇

即此一語卿必有可自信之理非虛文慰朕之心朕見得透實不繫念矣但亦要少遵朕諭

乞

應節養者節養豈不愈妙朕之勤政諫勸者甚多但朕
聖慈勿以臣身為念庶臣心稍安謹此繕摺恭謝
精神實不覺虧減故敢踴躍任勞卿總以自已力量酌
聖恩臣謹
量就是但不可勉强耳
奏
又係燈下率筆字跡更屬可笑也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恩敬陳愚悃事雍正四年十月二十二日臣齎摺家
奴齎回

御賜臣人參八斤哈密瓜二箇抵貴陽省城臣隨郊迎
至貢院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敬啟
硃批卿此心此行不但當代督撫聞之可愧實可為萬
代封疆大臣之法程朕實嘉賴焉勉之
上蒼照察再無不倍增福壽子孫榮昌之理再兩江非卿
不能整理如朕之意雲貴一切事宜俟料理有頭緒

時還向卿要一可代之人來兩江與朕出此一大力
可留心但諸務不可因此旨促迫為之常德壽可勝
撫任否楊名時朕原欲調進大用今覽卿所奏外任
亦甚屬緊要卿意如何欽此臣伏讀之下感極愧生
念臣身荷
殊恩至矣盡矣心實無已行多不逮業業兢兢時恐隕
越
上蒼照察臣實不敢自欺至於兩江重任原非臣愚所能

勝忭誓欲酬

恩難易非所計亦何敢固辭但雲貴極邊關係緊要一切事宜尚未有頭緒臣即竭蹷料理亦必須時日自然

茲蒙

聖諭不敢不盡言之一夷情之無制也查雲南土官多半强豪所屬苗衆悉聽其指使殘暴橫肆無所不為其土官懦弱者兇惡把目為害尤甚不但目無府州亦並心無督撫及至事大經官或欲申理夷

等暗行賄賂揑詳結案上司亦不深求以為鎮静而刁抗不法任拘不到者又復不可奈何隱忍了事貴州土司單弱不能管轄故苗患更大平日焼殺刦擄拏白放黑以為生計有徑至城汛細人子女明說某處勒令取贖者而本家不得已哀贖地方文武亦視為故常隱忍了事至於或經控告兇犯百無一獲而原告原報并干證人等反拖累至死舊案俱在臣深恥之若不及此清理約定規程

即使拏幾土官殺幾苗首亦不過急則治其標本病未除恐終難寧帖一軍伍之不振也雲南兵丁不減内地即貴州兵弱亦猶勝江南奈武員因循成習惟事逢迎羣聚省城鑽營朋比有累陞至副叅而未一到營者營伍何頼臣受事後首經嚴示通飭非奉文調不許赴省今此風已熄而盔甲帳房鑼鍋斧橛等項大半不備即火鎗弓刀操練必需者亦多殘缺至於空糧影糧種種名色倒馬朋

馬種種勒侵相沿已久視為常例即有努力自愛之員亦未免避嫌從衆雖經臣確訪嚴飭寛其既往勉其將來業據各屬陸續禀報軍器俱現修整糧馬俱現頂補然猶未敢深信臣自滇赴黔已經由曲尋鎮援勦左協尋霑營過安籠鎮屬安南營盤江營普安營至安順提標抵貴陽營省城俟審理事畢擬由黔西協大定協威寧鎮抵東川府再回滇省仍擬明歲親歴雲南各標協營查勘軍裝

考驗兵馬則既可以知營伍虛實以便經營又可以知地方形勢以資調度庶胸有定見而事免欺

上蒼自鑒察卿此衷也

朦矣一地利之未盡也雲貴兩省雖地少山多然水旱均平荒年甚少且礦廠鹽井出產頗多何至不如江南一府計每年協餉共需數十萬兩為百年計竊有隱憂臣查雲南鹽課實李衛之功雖尚有疎漏實力有不能銀銅各廠每至缺額仍須羨餘抵補臣料斷不至此貴州亦有礦廠兼多砂鉛

欲私開則明有官禁欲官開又難於私侵因循苟且大半中止至於鹽井原屬地脈流滇通蜀不應外黠令探訪鹽井共得數處現煎試一井已有徵效託賴

聖仁山效其靈地呈其實或可以得濟民食也雲貴荒地甚多議者謂宜開墾不知利之所在人爭趨之不禁其開墾而不來開墾者緣荒地多近苗界實慮苗衆之搶割若果土司遵法夷人畏伏將不招

而來者自衆故臣必以制苗為先務而尤以練兵制苗為急務諸事不妨遲但必不可懈不可促迫為之臣當時凜

慈訓一水陸之不講也雲貴遠居天末必須商賈流通庶地方漸有生色今水路不通陸路甚險往來貿易者非肩挑即馬載費本既多獲息甚微以致裹足不前諸物艱貴臣查湖南水路直達貴州鎮遠府由鎮遠而施秉由施秉抵黃平州界雖中有阻

礙臣今現已開通黄平州地方雖山髙水陡不能行舟然不過一二站若由重安江溯源而上漸次開濬亦原有河路自貴陽而南水路難通然開平旱路使可行車猶人力所能為況雲南金沙江原通蜀粤東川府牛欄江直通四川貴州永寕州黎平府可通川楚疏决導引縱一時難措而日積月累未始不可以小濟臣自數月來通飭細查粗悉大槩雖自度才力知必不能然必欲經始以待將

見處信得及便動數十萬帑金何妨朕不惜此等之費

也

來即遲至十年二十年但能成事實雲貴永遠之利也以上四條撮舉大要節目繁多不敢瑣瀆臣不自揣思欲鏤肝剖膽畧定規模使後來勝臣者可以推廣即不及臣者亦可以依循斯臣力既竭

臣心稍慰仰懇

聖恩兩江另

簡賢才留臣三五年俾得詳籌緩理庶幾可有頭緒可

朕意原俟兩三年之外其可代之人當徐為之留心臨代之人臣現無所知亦不敢妄舉敬當留心至於

期朕自有旨詢問兩江實不得其人只得暫時姑延耳
楊名時誠實端正內外如一撫綏之任有餘但營
務軍機不能料理且年近七旬漸多遺忘覺察防
甘肅布政使司鍾保可知此人之可否否
範處亦微少精明若與臣同事可以共濟緣伊固
虛心臣能直告也據臣愚見內任實堪大用外任
實實畫出此人矣
或難總理常德壽存心甚好人亦明晰小省巡撫
可以勝任但識見尚未通達猶少果斷臣受
恩深重萬難報稱若稍存顧忌即是背負稍有徇隱即
信得及信得及朕實不可以自信者可信卿也
同欺罔謹據實直陳恭謝

上蒼鑒之朕臨御四載亦只得卿與怡親王二人耳勉之
聖恩伏乞
一字朕皆不忍下筆矣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同日又
奏為欽遵
聖訓事竊臣敬陳所知一摺荷蒙
硃批治天下惟以用人為本其餘皆枝葉事耳覽汝所
論之文武大吏以至於微弁就朕所知者甚合朕意

但朕不過就目前之所見斷不能保其後也覽卿之
奏非大公不能如是非注意留神為國家得人不能
如是非虛明覺照不能如是朕實嘉之但所見如是
仍必明試以功臨事經驗方可信任即經歷幾事亦
只可信其已往猶當留意觀其將來萬不可信其必
不改移也上智之資從古難得朕前批諭田文鏡言
用人之難有兩句可信者非人何求不可信者非人
而何不明此理不可以言用人也朕實以此法用人

卿等當法之則永不被人愚矣卿等封疆之任古諸侯也闔省窺伺投其所好百計千方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粉飾欺隱何所不至惟才之一字不能假借也凡有材具之員當借之教之朕意雖魑魅魍魎亦不能逃我範圍何懼之有及至教而不聽有真憑實據時處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礙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為要庸碌安分潔已沽名之人駕馭雖然省力唯恐誤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費心力方可操

縱若無能大員轉不如用忠厚老成人然亦不過得
中醫之法耳究非盡人力聽天之道也燈下隨手寫
來卿可以意會之欽此臣身受
殊知不忍自棄雖為
國家得人之義未敢忘公而虛明覺照之誠實難欺
信捧誦
天語內顧驚慚臣獨何心敢不益自奮勵凜體終身至
於明試以功臨事經驗信其已往觀其將來杜窺

伺欺飾之源别庸碌才情之用敬繹

實訓目朗心開此固經權之極則政事之要樞覺因材

器使之論猶屬後起未為先覺者也恭惟我

皇上至誠至明無偏無倚如日在天中魑魅魍魎無所

逃遁而寸木小草均被栽培若或自避陽和何由

曲施化育人皆自取

天本無心大小臣工羣知審所自處矣臣念可信不可

信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則實由己忠厚老成

而累無材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聰明才智而動出
實可開拓人之胸襟
範圍者可用而不可信
朝建設官分職原以濟事非為衆人藏身地但能濟
事俱屬可用雖小人亦當惜之敎之但不能濟事
俱屬無用即善人亦當移之置之臣嘗對屬僚言
貪官之弊易除清官之弊難除實緣貪官壞事人
皆怨恨樂於改正清官悞事人猶信重礙即更張
也但有守有才者實難多得而有才無守之人駕

御稍疎即不用於正惟能動其良心制其邪心使彼熟知利害漸愛身名然後可以濟事臣自揣不逮當努力勉之貴州撫臣何世璂自奉

嚴諭感激懽幸形諸詞色自謂切中病痛如見肺腑雖近奏數事非向日之肚腸矣與卿共事者但具人心若父師之教不能如是益自勤惕加意整理此天性不愧奮亦天地間之棄物也純厚必能不負

是

聖恩者雲南學臣蔡嵩心地平實不務虛名於學政頗公之極朕原欲試看用者亦取他良心能盡職但年已六十八出仕最晚未經歷練吏治

之任恐不相宜四川撫臣法敏有心向上才具可
卿之識人實越常人
用但識見尚未堅定徹少實加臣巳敬錄
聖諭附札郵寄臣弟鄂爾奇荷蒙
聖恩補授工部侍郎業具疏奏
謝外竊爾奇少有志氣才具亦不甚庸但每多偏執
時有踈畧目今清查案件可無瞻狥日久調劑事
可謂令人悅目爽神之論朕即未存訓飭玉成之心然
宜難免錯誤虞衡繁劇之地恐未能勝任懇祈
以卿之弟朕覽此奏亦不忍不留意教導成就也不必
聖慈時加訓飭庶幾可有成就至於黎平府知府馬駿

為之掛念
係劉業浚親戚矯飾小人才更庸弱前任曲靖府
是
亦毫無政聲今已在任病故臣緣地方緊要業經
會
題請
題到自另有旨
旨將楚雄府知府張廣泗調補其大理府知府陳克復
即係陳奕禧之孫合併覆
奏臣屢荷
恩綸比擬逾分一言一字熟會深思敬念我

朕隨淚披覽
慈父午夜披覽時心馳神依無以自解臣復何言惟益
不必多此一番葛藤
朕亦如是
努力勉之而已臣謹
奏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竊臣於九月十九日以烏蒙事摺
奏後嗣於十月十八日接部咨以川督臣岳鍾琪特
參土府一疏復蒙

聖旨俞允各委文武大員會審臣隨於途次遴委曲尋
鎮總兵官劉起元併糧儲道張允隨前赴東川且
密囑劉起元止隨帶健丁百人餘選精騎在營靜
候俟川員到日會商妥確相機行事去後因復札
致岳鍾琪與之相商務期共體
聖意謀出萬全及十一月初十日臣由長寨回黔省岳
鍾琪專差札致到臣其所議論與臣前札意相同
相同甚好因事情重大又有涼山進勦之役已命岳鍾
且以遠在秦省此中因事制宜須臣籌畫預定臣

琪來川就近料理
亦竊揣遠近懸殊何敢諉避臣之初意以東川新
屬民志未齊待移營之後諸務俱就然後計及烏
蒙一舉可定今岳鍾琪既經
題請奉
旨會審自難刻緩在土府祿萬鍾癡蠢小兒招縛殊易
而伊叔祿鼎坤跳梁巨惡就擒稍難必將兩兇一
齊拘到則改土歸流庶能有濟正恐以疑畏之心
生驕悍之計則文告不從武功須預且烏蒙鎮雄

地連脣齒乘機因便並當剪除隨經札覆岳鍾琪
外臣復密令幹員設法誘致俟親到川東日覘其
動靜察其情形不勞師不動衆上也一鼓就擒無
若是如此妙不可言朕意
恐其預覺也需時日亦不失為中策此外仍有廣西泗城土府
逞頑肆虐勢埒罪均大凡四省劫殺之案多由三
郡酋虜諸兇總以逼近隣疆沿成惡習殺人擄人
越境以逃緝人拏人隔省無法幸而擒獲償牛償
馬視人命為泛常一或潛踪移浴移關目官府為

故事凡此卷牘叢集如山故三土府不除則四省界難靖臣意先將烏蒙鎮雄兩府俱定即當移致廣西督提諸臣會審合勦改土歸流伏乞

聖主密頒

諭旨俾令先事預謀同心協力則雲貴川粤邊疆寧謐而民皆安堵地皆樂土矣臣謹

奏

所論甚是已密諭韓良輔矣

陳時夏有母在家欲告假接其母同赴任所朕許命地方官送來可以不用伊親往伊深感情願爾可與楊名時委一微員同陳時夏之弟一路用心照看好好送至蘇州可命乘驛前去爾等亦幫助費用令其如意即伊家中亦為之安頓妥協不可令其母繫念爾等併時常照看將此亦諭楊名時知之再起身日期不可催迫遲早取伊母之便有年紀人路上著好生照料隨便歇息行走不必因乘驛定限特諭

同日又

奏為欽遵

聖諭事竊臣於十月初四日由滇赴黔於二十一日抵

貴陽省城恭祝

萬壽後即親往長寨由定番州經威遠汛抵谷隆關沿

關陡峻幾無行路今雖鑿開小徑尚須平治及登

關遠望各寨分明頑苗盤踞其内洵屬險要由谷

隆而進峰嶺崚嶒叢最箐隱密人跡罕到復由羊角

坐經巖底冗磉等十數寨始抵長寨營凡住五日得以遍查各寨相度形勢酌定規模大抵仲苗兇頑皆由恃險負固得肆猖狂凡燒殺刦擄之犯即明知其人無論十數名兵役不敢直入而巢穴詭祕亦難以搜捕如者貢同筍羊角羊城焦山打壤等寨實藏姦之所此數百年來所以因循忍事莫可如何而地方難以寧謐也現今諸惡雖擒猶未盡獲羣苗雖靖猶未盡歸況兵器不收則兇具尚

在生資無計則惡燄難消伏讀
上諭於審訊之下必繼以窮究安插之中必繼以撫恤
籌先善後洞燭精詳固不獨定廣二州當下受福
仿行通省實可以謀永遠臣凜體
聖旨宣布
皇仁業於長寨等處遍行告諭苗衆懽忻遵奉惟謹三
日之內除前所收五十七寨外復有數十小寨焚
香接踵頂謝

天恩除前進勦之時所獲大弩弓七十三張箭筒十一箇箭三筒刀二十七把皮盔二十一頂皮甲二十七身標十二桿外茲復督令將兵流土等官各寨搜查又得大弩弓四千二百一十七張箭筒三千四百五十七箇藥箭三萬餘矢環刀五百六十一把挑刀一百六十九把雜刀八十四把皮盔七十六頂皮甲三十八身棉甲一十四身標四百六十二桿交鎗二門其尚有收繳未盡者務期搜清永

除兇具至於田畝前已經丈查非臣過於苛求實
欲借以羈縻應俟田戶全歸後再定科則報部其
現在各寨前經逃竄有失耕種所有今歲應納額
銀一百四兩零臣已宣示恭懇
聖恩豁免所有告諭八條另繕呈
御覽料理粗定復由火連忙馬洛孔等寨以抵宗角通
查所造營房已十有八九月內可以完竣遂由廣
順州回省審理苗販各案抑臣更有請者苗性愚

蠢不知官法不聞教化故得肆意恣行今長寨既設有武職彈壓廵防仍當設一文員宣諭開導查貴陽一府有同知一員通判一員同知原有理苗之銜定廣實頑苗之藪請即以貴陽同知移駐長寨就近料理庶兵民相安再打壞一寨接連竹林井口大紥兇犯多出其内臣緣未經親勘故前議猶有疎忽終不敢稍有回護將就了事查羊城堡雖險與長寨相望不過二里且非出没要路設兵

三十名儘足防守原不須七十名長寨既設有叅將留千總一員亦足供驅遣臣傳同諸將酌擬於羊城坣減兵四十名於長寨營減兵二十名撥長寨把總一員移駐打壤則與焦山汛同為右翼而竹林井口等寨俱得伏制矣除審理各案事畢一併

題好
題請外合先聲明臣竊念黔省文武因循成習百務廢弛非大聲急呼猝難振拔用兵之舉實出不得

巳非敢孟浪從事也乃一聞進勦莫不駭目驚心猶豫畏葸而丁士傑遂以三不可勦之説致臣臣隨以三不可不勦札覆逐條駁詰伊始無辭至於劉業浚始則視苗甚易堅請征勦意欲苟且邀功繼以十三寨頭人投誠具報見臣不准結案駁其揑混因膽落智窮遂力言長寨不可安嘗欲狗苗議雖經臣嚴飭猶復支飾遷延若非

聖明獨斷指示周詳此舉終無頭緒苗患正未有底止

丁士傑亦將此事數次奏言其不可朕未被其搖惑若非信得及卿朕亦不敢輕定也但丁士傑未曾身歷不過被人欺耳情尚可恕彼亦深自愧悔蓋由與石禮哈不相睦所致所以存一點私必受無限辱庸人看不破此一著

也其前招内開未獲惡苗姦販各犯有續經石禮哈馬會伯委員拏獲者臣到長寨又飭拏首惡季成等十餘人到案其餘躲避諸犯雖查訪已確不難遣兵立擒但羣苗甫安驚魂未定若再行遣兵勢皆鳥散必致流毒地方臣現密交定廣協副將馬世龍楚雄府知府張廣泗設法誘擒諒亦無所逃遁至於劉業浚不職斷難姑容臣親勘形勢備悉情罪應俟敬陳長寨始末一本奏

旨到日據實叙叅聽候部議再臣前請酌撥撫提標兵
移駐長寨摺内荷蒙
硃批酌撥甚當但有不得已便添設數百兵能費幾何
錢糧總以地方平静安妥為要可題請奏聞如實足
用則已欽此仰見
聖主眷注邊方慎重營伍之至意臣敢不凜體但查撫
標現存城兵一千五百名今抽撥一百二十名提
標現存城兵二千六百名今抽撥二百五十名儘

如此愈妙
可足用原不須添設除具疏
題請外合併奏
聞謹具摺
奏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
謹

奏為恭謝

天恩事雍正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臣進

獻土物家奴回抵貴陽荷蒙

聖恩賞收并

御賜臣貂皮五十張本月二十四日管撫臣楊名時承

差復齎回

欽賜墨刻

御書魏徵十思疏一幅到臣及二十五日臣自貴陽起

程至二十七日於清鎮縣屬鎮西衛地方臣齎摺
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貂尾冠一頂袍緞九聯鹿尾鹿肉一簍哈密瓜
二箇到臣計在黔一月四奉
恩賜榮幸已極臣隨於各日跪迎至行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謹啟摺扣敬誦

硃批荷蒙

聖主矜獎過分比擬逾倫望希大壽勉作奇臣至有中

心嘉悅竟至於感。之

上蒼鑒之此一字在卿自不敢當而在朕必不可少若不

諭臣跪捧之下惶悚無地口不能語心不能安及讀至

然再不能感

朕實竭力

上天之賜卿於

大慈大恩皇考

者朕亦將諭

仰視伏念我

與諸卿共勉以仰答我

朕也凡卿之奏摺到來朕多有與廷臣觀

之念定矣二十三字不禁痛淚填膺不能

卿之旨諭伊等知不過勸勉其效法耳

念我

聖主臨御以來事事遵承

聖祖言言必稱
天參賛化育惟天下至誠臣等親際
唐虞不能許身稷契已深慚愧顧復何心甘漢唐賢臣
之不如勤勤勉勉只所以自盡實不能仰副萬一
乃屢荷
殊褒捫心滋懼敢不益思奮揚以竭綿力續接家信知
於十月二十六日欽奉
特旨補授臣雲貴總督加兵部尚書銜兹於十二月十

八日已准部咨行知臣隨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恭謝
天恩另疏奏
謝外竊臣之受
恩至矣盡矣內外臣工無有如臣者臣復何言惟有必
卿以受恩而言此九字朕則单用此九字也
誠必敬矢勤矢慎時時問心勿自昧天良已耳謹
此繕摺齎
奏伏乞

覽

聖主睿鑒再烏蒙鎮雄事須臣自調度約算半月内可竒

定臣擬於除夕回省朝

賀元旦令節再往霑益州適中之地就近料理統俟

事畢回署日具疏

題報合併聲明臣謹

奏

是

同日又

奏為欽遵

聖諭事竊臣烏蒙鎮雄摺內荷蒙

硃批徐徐斟酌為之此事急不得岳鍾琪已請身到成

都就近料理涼山普雄等事朕已允其請此一大事

全賴二卿協衷勉力為之也欽此伏念臣身受

殊知叨膺重寄邊方大事敢不謹慎但事在審機法惟

遵制若機無可乘原不妨遲緩倘事有可圖則務

宜神速如烏蒙土府一案既經川督臣岳鍾琪

題參革職奉
旨各委大員會審則祿萬鍾等出而聽審自應按罪定
招抗不赴審即應遣兵擒勦名正言順不待再計
者也臣自接准部咨訪查烏蒙舊事康熙五十三
年曾奉
欽差侍郎噶敏圖會同雲貴督撫諸臣齊集畢節縣提審
各寨土府祿鼎乾抗不赴質坐待兩月餘不得已
令流官入烏作當換出祿鼎乾及至到寨並無嚴

訊一語親供一詞遂爾完結遣回換出流官從此此朕確知者
兇燄益熾而至今主文劉建隆猶有不敢正視烏
蒙之語查烏蒙兵馬共不及一萬所恃者惟標刀
弓弩大礮止二座烏鎗不過三百桿渠魁止禄鼎
坤握其大勢又與禄萬鍾母子不和而禄萬鍾年
纔十五一聽劉建隆主使毫無知識但得禄鼎坤
其餘俱可應手料川省委員必不能拘提到案因
先示以不可犯次示以不忍殺隨於赴黔之便沿

途酌派官兵并各土兵俱令各在營候調聲言烏蒙少抗即擬進勦一面密檄署東川府黄士傑密差幹役入烏打探并覔熟識土目之人前去開導曉以利害明告臣舉動一面委總兵官劉起元糧道張允隨先赴東川料理一切候川省委員到日再赴威寧會審并移知川省督提諸臣去後續據黄士傑呈送禄萬鍾禄鼎坤詳文俱稱烏蒙與東川緊連去滇省不過六百里情願照例撥歸雲南

等語臣隨以烏蒙原屬川轄今欲歸雲南事關
題達仰俟酌奪至於奉
旨會審之件本部院與川督部院事同一體順則蒙福
抗則遭禍等語傳示去後續禄萬鍾為劉建隆唆
此語無憑
使以川省委員松茂道李世倬永寧協副將張瑛
張瑛歲底來京引見朕尚將其條奏發於汝二人豈有
至今並無音信亦無知照前所委敘永廳同知杜
委此事之理張瑛庸常無知乃孟浪俗人也
士秀建武營遊擊許綿正并千把典史共五員牌
內止提達木一人並無禄萬鍾禄鼎坤等且無革

職摘印拘審字樣遂得藉口支吾不前而禄鼎坤
狡黠自領數十頭目并土兵數百人前來江界差
頭目請黄士傑會話黄士傑禀明總兵糧道帶領
數人親往江界諭以順逆曉以禍福禄鼎坤見並
無一兵感泣畏服遂率伊二子并各頭目隨至東
川并剃頭改服以明輸誠之意及臣本月十三日
抵東川前一日禄鼎坤父子迎至百里外匍匐道
左情詞哀切隨行至郡臣各賞給緞疋銀牌面加

飭諭并委為土守備令隨同遊擊張鶴前去土府招喚禄萬鍾等及十九日據土府禄萬鍾詳稱欽

奉

天旨革職憲牌提審未蒙兩省憲員知照在於何處何日臨審懇恩寬限俟將案内提審人犯催齊親領赴轅等語至二十日亥刻又據張鶴禄鼎坤各禀報禄萬鍾母子並無異詞奈被劉建隆楊阿台等協同鎮雄范掌案紐紐巴等唆撥挾制斷不肯令

出去非先擒此數人不能了事等語臣隨酌撥官兵當夜檄行去訖該臣看得祿鼎坤既經投到烏蒙大勢已無能為雖遣官兵直抵土府料亦不敢抗拒大約半月内俱可平定烏蒙改流目下不難烏蒙改流後鎮雄改流更易但所慮者一經改流

甚是甚是

善後事宜大須調劑岳鍾琪駐劄陜省鞭長不及

岳鍾琪已奏令張玉領兵聽卿節制調用亦恐有遲悞

即川省撫提二臣恐聞見不確亦難遥度若照前

之意卿應如是相機而行者也

東川舊例合烏雄兩府現在錢糧不及三百兩而

設官安營歲需費帑銀數萬有名無實終於無補
況恩威寬猛之間少有未協猶恐滋後患臣受
恩至重循分盡職不足以圖報此疆爾界不敢稍存分
有何嫌疑岳鍾琪已奏從滇料理為便
別稍蓄嫌疑謹據實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或准兩土府改歸雲南俾臣就近料理或俟
自然就近歸滇為是題到有旨卿只管奉此旨籌畫料
烏蒙事定仍隸四川臣但加意鈐制迅賜
理
訓示以便預先籌畫有所遵循至於川省諸臣相隔遼
事已如此出乎望外定局矣還用何商酌
遠不能逐一同商恐失事機所委大員至今未到

亦不能待合併聲明臣謹

奏

為此一事朕不能釋懷萬不料其如此完結實非人力

朕惟以手加額心叩

蒼穹我

聖祖君父在天之靈賜佑耳此事豈不用張弓持矢所能

了者國家祥瑞之事卿之奇功也朕之慶喜筆難書諭

同日又

奏為據實奏

聞事竊臣家奴齎摺抵黔內奉

硃批何世堪恐有書生迂習未知可能料理黔省正在振作之任否據實奏聞朕意欲易之欽此伏念黔省吏治因循委靡由來已久隱田荒土從未一清礦廠銅銀誰經親驗而燒殺劫擄之案毫不關心惡夷姦蠹之防動則束手非有振作之才難堪料理

之任誠如

聖慮洞燭無遺但振作料理雖須放膽原出自小心必謀終有成然後始事斯舉庶籌畫萬全可行久遠若稍涉孟浪惟計目前將興一利利未就而弊先伏除一弊弊未革而害更大非所以盡臣職酬主恩也何世堪人品操守無庸再瀆雖過於拘謹不無猶豫然警惕之所致非瞻顧所從來臣駐黔逾月但能此四字

一切官方民事無不悉商熟議見其實心實力勤何事而不可任

癖幹辦而知人解事亦出楊名時上據臣愚見仍

請留黔俾臣得同心協力依次料理一二年後將
有規模至於軍務苗情隣省野夷等件臣當加意
總理斷不敢以遠在滇省少有諉卸也謹據實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臣謹
奏
覽卿此奏朕放心矣
同日又

奏為欽遵

聖諭事竊臣進

貢家奴抵黔欽奉

硃諭陳時夏有母在家欲告假接其母同赴任所朕許

命地方官送來可以不用伊親往伊深感情願爾可

與楊名時委一微員同陳時夏之弟一路用心照看

好好送至蘇州可命乘驛前去爾等亦幫助費用令

其如意即伊家中亦為之安頓妥協不可令其母繫

念爾等併時常照看將此亦諭楊名時知之再起身日期不可催廹遲早取伊母之便有年紀人路上著好生照料隨便歇息行走不必因乘驛定限特諭欽此臣隨敬録

硃諭齎送楊名時并札囑預先料理外恭惟

聖主曲體下情無所不至用其子并念其母慰其心更恤其家身受者難安見聞者增感而臣伏讀數四泣下沾襟重念臣父家居十五年時臣弟兄俱幼

臣母拮据倍常迨婚嫁事畢窮之益甚續臣襲世職充侍衛臣父謝世臣母甘旨不能繼憐臣最篤望臣最切及雍正元年臣疊荷

殊恩而臣母已先三月見背故自任江蘇擢雲南臣富貴已極而飲食服御亦未敢稍事華美者痛念臣母不及待

恩榮不忍令妻子輩過分受享也茲奉

恩諭照看陳時夏之母涙從中來不能自止

慈父之前毫無忌諱不禁瑣屑陳之俟臣回署日當親至其家面候伊母待伊母如母一切料理妥協差員並家人護送以仰體

朕實落淚覽之卿真良臣也孰能居此心孰肯言此語即此一語卿九祖逍遥極樂矣朕何幸如之

聖慈垂憐署撫臣陳時夏之至意謹具奏

聞伏乞

睿鑒臣謹

奏

同日又

奏為敬陳東川事宜事臣自長寨事竣於十一月二十五日由貴陽府起程過威寧鎮至東川府此三百六十里内人煙俱寂雞犬無聞惟隔三十里有塘兵二三名茅屋數間而入山處古木參天遠山處平疇萬頃取用盡屬良材墾治皆為美產然而田皆蒿萊地盡荆棘耕種不施漁樵絶跡者則以地近兇夷徒齎糧以資寇盜故民不肯為官不敢問而近城數十里内肥饒之土亦半拋荒雖藉口

烏雄之侵擾實地方有司之不用心也臣佳威寧
兩日查勘一切見西北康家海子一帶一片積水
長可百餘里細詢土人俱稱明季原曾開田舊有
河三道後因河身淤塞無處洩水故廢棄至今臣
隨尋看河身三道河形仍在緣下三十里為白石
崖所阻故爾漲漫查白石崖傍有土山可以開挖
通流約畧工價不過三千兩倘得成熟可出米數
萬石較稻田壩八仙海子更屬近便臣已面委文

武各員逐細勘估擬於明春捐價興工及十二月十三日抵東川雖城垣傾圮人戶蕭條然而覩其山川察其形勢按其疆畝稽其厰地固膏腴之府物產之區也坡坂宜蕎原隰宜稻田高水活旱澇無恐緣歸流之後仍屬六營盤踞諸目逞兇歲遇秋收輙行搶割故改土三十年仍然為土所有而文武官員離省二千里長寓省城每於終歲文來收租武來散餉此外皆不復問自

聖主御極以來各加整飭雖文員到署武職到營而因
循畏縮錮習難返墾田開礦之議從未與聞今臣
所至之處宣揚
聖德播告
天威土府雖尚未除而道路所經無不惕慄凡於官弁
兵丁申之以訓詞給之以獎賞并傳諭六營長諸
頭目賜以銀牌牛酒無不踴躍帖服惟命是從隨
復按籍稽查逐欵清理據東川定額歲賦不及四

百兩並無秋糧設兵一千名嵗需米三千五百餘石每石議定折銀一兩六錢四分係於成都藩庫請領今既歸滇來年春季即該滇省放給而現在倉儲並無米石臣查得舊有官莊一十九處每年納租米一千四百餘京石係文武各員私妝之項今應歸公又查得舊有禄氏莊三處共十三村每嵗約有租四百餘石禄氏原係獻土之婦今禄氏身後無嗣亦應歸公查此二項通共可得租米二

千石現在可充軍糈再合郡隱漏田畝甚多應趁此逐一清丈按畝陞增每歲兵糧量可資給不須更慮至於拋荒地土半屬良田通計開墾不下數十萬畝一時難以招募且開墾定例六年後陞科亦緩不濟事臣現已置買耕牛捐造農器擬於者海漫海等處蓋房百餘間先墾田萬餘畝雇工分種明歲秋收即可得糧二萬石除添放兵米外用備修理接濟廠民諸事可以調劑查東川礦廠頗

多前川省未開亦以米糧艱難之故現在湯丹一
厰臣已採試礦苗甚旺就目前核算歲課將及萬
金此外如革樹等厰凡十餘處待米糧足用通行
開採雖或衰旺不一皆不無小補再東川地方遼
濶營長伙目侵占田畝私派錢糧甚至縱夷刦殺
綁擄平民非一知府一經歷所能徧理查巧家一
營逼近烏蒙去府窵遠歷遭烏酋殘踏似應設立
一縣將馬書弩革米糧壩以扯汛等處歸併管轄

者海地方素通烏蒙暗行不法應將縣典史移駐者海將革舍阿固伙紅等處歸併管轄歹補地方亦難府治百里山深箐險應設廵檢一員將五龍毋七法戞等處歸併管轄則補地方遠在江外應設廵檢一員將阿木可得普毛杉木箐等處歸併管轄如此則凡緊要地方俱有職員分理墾田開礦協辦有人而營長伙目改立鄉約保長一體編甲將稽查既嚴漸染亦易二三年後東川將為樂

土矣至於東川營制臣前議請移撥勦左協駐防原為東川一府計今若得烏蒙改流則東川烏蒙鎮雄三府必應設一鎮東川又可不必安協容俟烏蒙事定合撥兵數通算糧餉必銀米不至大增然後可以定議臣現同曲尋鎮總兵臣劉起元詳細籌畫應併東川府一切續議事宜再行請

旨合先陳明謹繕摺具

奏伏乞

有何可諭妥協之至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朕覽此奏甚為嘉奬賞悅一一從至誠三昧中料理之事
朕實不知如何待卿而方於此心不負但實憐卿心血
於意不忍耳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照阿墩子奔子欄其宗喇普為西等處緣貼近

滇省應歸滇省管轄經雲南提臣郝玉麟四川提

臣周瑛會勘定擬咨商川督臣岳鍾琪前督臣高

其倬詳議具

題業經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臣准部咨隨檄委中甸辦事原任劍

川州知州楊正輔駐防阿墩子曲尋鎮遊擊顧純

祖候同川省委員清勘界址交割錢糧并移知川

督撫臣去後續據委員禀報畧稱阿墩子其宗喇

普為西等處頭人俱無異說獨奔子欄素與中甸
不和恐歸滇之後受中甸營官鈐制而頭人敦住
扎什者舊係巴塘所屬號為小神翁遂造為浮言
譯出番信稱不願歸滇以蠱惑衆聽并投訴各署
等語臣念受降外夷原以示羈縻既與中甸不和
自不應令中甸營官管轄致生事端但奔子欄既
經歸滇又不應仍令巴塘營官管轄以滋混亂查
巴塘原有三營官若撥一員屬滇奔子欄地方仍

令照舊管轄庶幾兩便隨札商提臣移咨川省并
檄知委員著令曉諭安慰去後嗣又據委員詳報
鶴麗鎮臣張耀祖咨呈大畧謂川省委員巳到正
調齊阿墩子各處頭人會同勘界劃歸滇省而敦
住扎什獨不遵奉復再三開示歸滇之後並不令
中甸營官管轄仍撥巴塘營官來滇管轄伊始終
抗拗且率領數百人并馬匹器械等集聚喇嘛寺
名為會議勢甚梟張而其宗喇普等處又各具番

信急欲歸滇恐受敦住扎什之害請兵防護查四
川提督給有番民信牌有不願歸滇代為再
奏之語故敦住扎什恃以狂悖
欽差大人來時亦曾面言巴塘營官差人到洛籠宗行
營投遞番信有不願歸雲南受中甸營官管轄的
話川省委員見勢不能清交已俱回省請示等語
而提臣郝玉麟并稱川提督咨文内明知昌波奔
子欄二處應歸滇省而進呈

御覽之冊又造入川省巴塘項下並未註明應割分滇省字樣以親勘同議之事自相矛盾甚不可解據此則前此之給牌情節顯然等語臣接准川提臣周瑛咨與郝玉麟咨札無異竊思奔子欄等處既皆内附則歸滇歸川均屬一體維

聖主軫念邊方原使各圖寧謐而大臣仰體

睿慮詎敢作意區分即番夷各懷巳私但知此疆彼界在權衡應知大體何得朝四暮三乃爾持疑不定

至今交割未清況或蜀或滇豈可令頭人自主而

孰遠孰近又早為屬吏通知惟上議既定則下情

自安在滇省不必相強而川省則宜早圖臣意但

朕亦如此諭矣

將敦住扎什調回四川省城分撥巴塘營官一員

屬滇著管轄奔子欄等處則交割等事立可清楚

是極當極未曾想及此不即不離之料理

業經移咨川省督提諸臣並詳札懇致俟咨覆到

日自有妥議緣

欽差鄂奇等回京覆陳情事恐滎

聖懷先此奏

聞臣謹

奏

郝玉麟將此情由奏到即詰問周瑛但支吾亂道毫無

定見平常人也已諭岳鍾琪將敦住扎什調回川省已

議定之事豈可任其自主雖如此諭去恐非奔子欄部

落之情願或少生事端今覽卿此奏朕毫不繫念矣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之二